



跨度长篇小说文庫
Kuadu Novel Series

War and
spirit

龙种

杨振
著



这是谁的大好的河山
爱抚它的，是谁的温暖的手
这是谁的深远的苦难
担当它的，是谁的倔强的命
这是谁的光荣的胜利
辉映它的，是谁的苦湿的泪
沿着龙脉寻找吧，我告诉你
在这翻滚的奔涌的土地上
是谁播下了龙种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War and
spirit

龙种

杨振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种 / 杨振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270 - 9

I. ①龙…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8559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6.25 字数: 46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写在前面

《龙种》是长篇小说《龙脉》的第二部。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期间，我社出版了反映胶东半岛南部山区抗日战争时期军民团结与侵略者之间开展斗争的长篇小说《龙脉》。

1942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长篇小说《龙脉》，精心描写了“马石山惨案”后，当地军民团结一致继续与日本侵略者和伪顽势力进行生死大搏斗的故事。

《龙脉》中，从武工队长梁大勇鸚鵡嘴救姜铁匠开始，到日军大佐谷川夜袭狐仙洞结束，盘龙岭地区发生了大大小小十五次战斗。通过十几次战斗，突出反映了当地军民剽悍、纯朴、敦厚的民风，讴歌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怕流血牺牲，为了保家卫国，勇敢、睿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龙脉》之后，作者又完成了长篇小说《龙种》。

《龙种》延续了《龙脉》故事的内容。在谷川夜袭狐仙洞的战斗中，武工队员小勇牺牲了。小勇牺牲后，海虹早产，刘大娘摔伤，刘二瞎子扫荡沟嘴子，谷川轰炸玉泉宫，梁大勇解围狐仙洞，骚扰沙岭镇，火烧黄甲岭，夜打沙岭镇，狐仙洞埋葬谷川。所有的情节、细节，都分别围绕着这几个事件逐步展开。每一个情节互相联系，环环相扣，勾画出了盘龙岭地区抗日军民战斗、生活的艰苦和残酷，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目 录

写在前面	1
1. 祸不单行	1
2. 媳妇请婆婆	10
3. 孩子	21
4. 委任状	38
5. 衣锦还乡	44
6. 整顿队伍	52
7. 大勇回家	58
8. 报复	66
9. 沟嘴子	73
10. 抓了两个饭桶	82
11. 到口的肥肉	89
12. 救兵到了	99
13. 赶集	107
14. 不让你睡觉	118
15. 情书	128
16. 陶班长跑了	138
17. 两个老姑奶奶	144
18. 小买卖	154
19. 一片纱布	163
20. 新屋	173
21. 男孩不见了	180

22. 渡佐一郎跑了	186
23. 年货	199
24. 渡佐	209
25. 娘家侄儿	217
26. 子弹袋	225
27. 救吴有德	234
28. 老营房里	243
29. 没想到	251
30. 火烧黄甲岭	262
31. 漏网之鱼	271
32. 换个玩法	278
33. 孩子	289
34. 浑水摸鱼	296
35. 渡佐回山	308
36. 虎口拔牙	318
37. 鸡头山上	324
38. 夜幕下的躁动	330
39. 谷川的噩梦	338
40. 大勇受伤	352
41. 邀功	356
42. 又做好了饭	366
43. 风雪夜	373
44. 盘龙河边	379
45. 鬼子进洞了	384
46. 在里面待着吧	396
47. 尾声	404
后记	408

／ 祸不单行

小勇走了。

撇下他的战友、朋友，还有认了才一年多的海虹姐。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牵着菊花姐姐的手，心满意足无牵无挂地微笑着走了。一般来说，十七岁，人生刚刚开始。可是小勇的十七年，却经历了人的完整的一生。有人说，人来到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就是经受磨难的。初生的磨难、肚腹的磨难，还有无休无止地挣扎着的日子。能带着满足、带着微笑潇潇洒洒地离开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据说是得到了上苍的眷顾。流星在天上一闪而过，留下的是瞬间的光亮。小勇的走，没留个光亮，没留个声响，只留下了一地花花绿绿的纸钱、一天飘飘洒洒的灰烬，还有人们心中无尽的挂念。

大勇和姜铁匠在狐仙洞里拐弯抹角地转了一圈。虽然打了胜仗，但是眼前血肉模糊呻吟着的二十多个伤员、昏暗的灯光下忙碌着的人们，特别是那二十多双痛苦、期待的眼神，总让他俩提不起精神来。他俩又对海虹和黄英说了些什么，海虹把他俩送出了狐仙洞。两个人攀着石头缝里伸出来的小树，蹚着脚脖子深的枯黄了的野草，默默地沿着树荫下掩映着的似有似无的小路直上玉泉宫。

一路上，两个人各自想着心事。

硝烟弥漫的狐仙洞之夜已经过去三四天了，乱七八糟的事在姜铁匠的心里翻来覆去没个头绪。枪林弹雨里山前山后地折腾了一夜，二十多个兄弟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一百多个敌人的尸体堆在山沟里像个人肉垛，烧起来腾腾地冒着黑烟。姜铁匠每走一步，都觉得脚下的野草软软的，要么是碰到了自己兄弟的满身鲜血的身子，要么是踩上了鬼子肝肠铺地的肉体。他知道，每一个走了的兄弟，他们不散的阴魂肯定会时刻佑护着岚山的一草一木。死了的小鬼子有魂吗？他们的魂是漂洋过海回日本了，还是就留在盘龙岭当了孤魂野鬼？近二百个生死相搏的魂灵，到了阴世也会杀个你死我活天翻地覆。他低着头往前走，一脚踩下去，野草软绵绵地倒伏在脚底下。脚抬起来时，野草又歪歪斜斜地艰难地挺立起来。他心里划魂儿似的想着，要是倒下的兄

弟兄们能像这野草似的倒下还能站起来，到了春天还能发芽有多好。伤员们在狐仙洞里养伤，他不担心，有黄英。黄英能从死神手里把我姜铁匠拉回来，肯定就有法子医治好所有的兄弟。下一步怎么走，有大勇呢。几个月的交往，他知道只要大勇在，岚山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大勇就在他右首十几步远默默地走着。他知道，大勇不说话，肯定是在想着心事。

死的，埋了。伤的，医着。有缘的，都成了双对。活着的，还要活着。要不是东洋鬼子枪尖上挑着东亚共荣的血腥的幌子来到胶东，这些活着的小伙子都守着自己的亩把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地过日子有多好。大勇走着路，总觉得小勇就在自己身后蹦跶着。他知道后面的声音是姜铁匠的脚步声。这两天一静下心来，就觉着小勇不停地在身边转悠。当小勇十二岁时来到自己身边，这个从冰疙瘩里融化出来的瘦弱黝黑的小生命，就注定了和自己形影不离的命运。小勇这家伙重色轻友，认识了菊花，就把所有的兄弟都抛下跟着菊花走了。想着想着，大勇的眼里湿润了。大勇知道，就是子弹射向自己射向每一个兄弟，小勇只要发现也会挺身而出的。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小勇不止一次救了自己。他心里演绎着小勇多次救自己的场景。昨儿夜里躺炕上想着事，他没来由地就喊了一声小勇。路过窗外的刘喜听见了，隔着窗户问他有事吗，他回了声没事，才知道自己脑子又乱了。眼前的形势下，脑子哪能再开小差。刚才和姜铁匠一起看了伤员，感到眼前的事更多。二十多个人躺在狐仙洞里，要吃要喝、要医要药。鬼子吃了苦头，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变本加厉地打回来。谷川知道了狐仙洞，要想安安稳稳地守着狐仙洞就怕没那么容易了。娘让鬼子扫荡时打死了，得回梁家口看看。虽说自己不在大山哥也会安排妥帖，但是当儿子的，不回家看看会是一辈子的心病。山上突然来了一帮子新人，还要想法子理顺。虽然都是老耄从老营房带过来的，但是生活环境改变了，人的想法也难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和姜铁匠一边走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断断续续地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玉泉宫里传出来的打闹、喊叫的声音，打断了他俩的话头。

不知不觉，他俩来到了玉泉宫的大门外。

进了玉泉宫大门，就看见院子中间围着一疙瘩叽叽喳喳的人群。刘喜正招呼着自己班里的几个兄弟，嘻嘻哈哈地给二聋子看瓜。在战场上与敌人生死相搏的时候，他们视死如归。枪林弹雨刀光闪闪中能侥幸活下来，他们也会不时地绞尽脑汁给自己制造点乐子。二聋子的头让几个家伙硬按着塞进他自己宽大的裤腰里。寒风飕飕地在院子中间穿梭，二聋子光着的屁股蛋子，像刚杀了的猪热水烫过后刮过毛的猪腩一样，白不白黄不黄的，让围着的兄弟们你一鞋底我一巴掌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参与这个游戏的都是山上的老朋友。二聋子半年多不在山上，乍一回来，大家都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把他的头塞进他自己的裤裆，用巴掌和鞋底不轻不重地在他的屁股上抚摸，就是表达对他亲热的最好的方式。老营房过来的兄弟们和老魑一起，也围在四周看。他们一边看一边使劲拍着手笑。柳林给站在身边的张黑子说：“二哥，咱们整治刘全和混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起这个法子来？”老魑正和二虎低声说着什么，听了柳林的话，转过身来对柳林说：

“这都是弟兄们闹着玩的法子，既开玩笑又不伤和气还不伤人。刘全和混子那些家伙都是敌人，只要动手，就要下死手拼命地收拾，为的就是让他们老老实实不敢动歪点子。”

要搁在老营房，新兵班的兄弟见二聋子班长让人糟蹋成这个样子，早就围上去助一臂之力了。这里是岚山，他们知道二聋子和山上的兄弟们有交情，但是不知道二聋子和他们有什么闹场。看二聋子的头裹在自己的裤裆里，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蹲不能蹲，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像绑着的猪一样嗷嗷地骂着叫着不停地挣扎，他们也随着山上的弟兄一起，哇哇地叫着笑着。看见两个队长进了大院，大家才停止了笑骂声。

二聋子的头在裤裆里挣扎着，嘴里不停地大骂：“你们几个小子等着，以后让我抓住，我非把你们的头塞进你们的肚子里不行！”

二聋子正骂得起劲儿，忽然听见院子里笑声少了，他琢磨着肯定是梁队长来了。要是女人们来了见到男人的光屁股，她们肯定会看见也装作看不见用手捂着眼还从张开的手指缝里尖叫着往这里瞅。就是姜铁匠来了，要不趁着热闹动几下手他自己也会觉得打过铁的手指头痒痒。只有梁队长来了，这些家伙才有了怕角儿。

刘喜和大勇打过招呼，走到蜷曲着躺在冰冷的地上的二聋子身边，伸手把二聋子的裤腰带扯开。二聋子的头蜷曲在裤裆里，虽然看不见外面，耳朵还是很好用的。在人们的笑声中，他听见有人和梁队长和姜铁匠说话。他的头从裤裆里解放出来，脸就像刚下了蛋的母鸡脸儿一样红中泛紫。他喘着粗气站起来，把裤子提好，系着腰带，像办了错事似的不好意思地笑着给大勇和姜铁匠打招呼。

大勇问二聋子：“咋回事？”

“俺们闹着玩哪！”二聋子渐渐缓过气来，笑着给大勇和姜铁匠说。

见大勇和姜铁匠过来，院子里的兄弟都围上来，带着刚刚戏谑过二聋子的兴奋，你一嘴我一嘴地问狐仙洞里的情况。大勇简要地回答了大家的询问后问大家：

“都吃早饭了吧?”

“吃了!”大家异口同声。

“大家先歇着，山上的和老营房来的班长们都到大厅里来一趟，咱们商量点事。”

笑闹着的人们分散开了。山上原来有七个班长：老张和泥鳅在狐仙洞忙着，于石头在洞里养伤，陈小武在与鬼子特战队员搏斗的时候牺牲了。在山上的班长只还有老歪、刘喜、李金玉。老营房过来的班长有老郑和二聋子。六七个人陆陆续续挤进了大厅。二虎和老魑一起也跟了进来。以往山上的班长们商量事，二虎和小勇虽然不是班长，不用招呼，也都是一起参加的。

大勇和姜铁匠在中间坐好，其他兄弟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大勇正要开口说话，就见柳花慌慌张张地叫喊着从外面跑进来。

“出事了！出大事了！”

“吗事？沉住气说！”大勇看柳花散乱着头发，满头大汗，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虹姐摔伤了，黄英正在洞里给她治呢！”

听说海虹摔伤了，姜铁匠和大勇都站了起来。山上本来就沟沟坎坎的，不论是谁平时摔个跟头崴个脚，大家都不会在意，可是海虹怀孕了。海虹怀孕的事，几个女的虽然没说，山上的弟兄也都能看出来她一天一天挺起来的肚子。有时背地里兄弟们还开玩笑说，咱们山上又要添一个小土匪了。关键是柳花跑得披头散发六神无主地大喊大叫把大家惊住了，都估摸着这下海虹肯定摔得不轻。

大勇看了一眼姜铁匠，“咱抓紧过去！”又对班长们说，“老魑、二虎，还有几位班长，你们先在山上盯着。俺俩先过去看看，有事回头再说！”

大勇和姜铁匠跟着柳花出了玉泉宫直奔狐仙洞。他俩刚从狐仙洞过来，凳子还没暖热乎，又奔向狐仙洞。路上，柳花把虹姐摔伤的事断断续续说了个大概。

“早起虹姐把你俩送出了狐仙洞，回去看见三号洞里一些染血的绷带堆在地上，就招呼着桃花和槐花用篮子提着绷带到暗河里去洗。三个人说着话蹲在暗河边上漂洗绷带。虹姐蹲在最下游。一不留神，她正洗着的绷带让水冲走了一条，她伸手想把这条绷带抢回来，没想到暗河的水边长满了滑滑腻腻的东西。虹姐滑倒了，重重地摔在暗河边的石头上。槐花抢过去，把虹姐扶起来。桃花紧赶几步把那条绷带捞起来。虹姐两只手捂着肚子，脸色蜡黄。昏黄的灯影里，桃花看见虹姐顺着裤腿往下流血。她让槐花扶着虹姐去一号洞，自己急急忙忙去找黄英。”柳花说得上气不接下气。

“黄英为虹姐看了，说孩子怕保不住了，弄不好大人都有危险。她就让我来山上找你们。”

柳花尾巴一样跟在姜铁匠和大勇的后面，一边小跑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

整理洞口的几个兄弟还在忙着。见两个队长刚走又急急忙忙地回来，不知出了吗事，就随便打了个招呼。大勇和姜铁匠回应了一声，脸也没转跟着柳花就进了洞。

海虹躺在迎着洞口的铺上。桃花、槐花围着海虹傻傻地坐着。黄英像丢了魂似的，含着眼泪急急躁躁地丢下海虹的手，又捞起海虹的脚。张班长提着的马灯闪着幽幽的光跟着黄英的手转。黄英掀开盖在海虹身上的毯子还没看上一眼神经质般又严严实实地盖上。她拿起海虹带血的衣服握巴握巴扔在一边。她不怕战友们的尸体，不怕战友们的各种伤病。面对眼前的海虹，她有点束手无策了。女人生孩子、流产一类的事她没接触过，从出济南医专校门她根本就没想过炮火连天男子汉们冲锋陷阵的战斗中还能出现女人流血这种事。粗略学过的妇科知识，早在枪林弹雨中、在战友们的血肉中忘没了。但是在她印象中，怀孕七八个月的女人早产，比生孩子还要危险，还要痛苦。她现在只能想法子先止血再止痛，看看海虹的情况变化再说。

见大勇和姜铁匠进了洞，黄英和桃花槐花都站了起来。

姜铁匠到了海虹跟前，单腿跪在铺边上，一只手按在铺上，一只手把海虹头上散乱着的刘海捋到耳朵后面。看着昏黄的灯影下海虹黄裱纸样痛苦的脸，大勇也蹲在了海虹身边。

“虹子！虹子！”姜铁匠趴在海虹身边，急切地喊着。

海虹躺在铺上，身上盖着从小石口缴来的日军姜黄色的毛毯。她的两个眼泡哭得肿着，脸色蜡黄，见姜铁匠和大勇来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流着泪摇头。

大勇问黄英：“怎么样？”

“这样的事还没经历过，我看着就害怕。要保护虹姐，还要想着保住孩子。咱们一时也找不到懂妇科的医生，就是有生过孩子的老婆儿也好！”黄英眼里含着泪摇摇头说：“血止不住，还流一些黄水，肚子还一阵一阵地疼。”

“妹，你要麻溜地想法子救你虹姐！”姜铁匠来到黄英身边，紧紧地抓住黄英的手。黄英的手让姜铁匠抓得生痛，也不敢抽回来。“你救了我的命，我会记一辈子。我知道，你肯定也会救好你虹姐的！”

“姜大哥，我要虹姐，也想要她的孩子！”黄英从姜铁匠手里挣扎出手来，眼泪汪汪地说，“我会想法子的。”

黄英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向大勇说：“梁大哥，能把刘家沟的刘大娘找来

吗？她比我懂得多。”

山沟里的女人生孩子，没有专门接生的医生。看病的医生都是男的。他们只能摸摸脉，确定怀孕不怀孕的事。富家的孕妇病了，花钱请他们摸摸脉，出一些保胎的方子。穷人家的孕妇哪有找他们看孕的？都是怀孕几个月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生也不知道。临生产了，或者难产了才找那些生过孩子的老婆子接生。产妇和孩子的生死，只能听天由命。看见海虹眼前的样子，黄英想起了刘大娘。

“行，我马上让人去接。”

二虎没在，海虹躺着，这里去过二虎家的人不多。让生人去，刘大娘还不一定就信。姜铁匠在刘大娘家地窖里养伤的时候，大勇就见识了刘大娘的警惕性。姜铁匠听黄英说要接刘大娘，就主动说要去。大勇给姜铁匠说大白天的，这里刚打完仗，你去太招摇，换个人去吧。黄英说要是小勇在就好了。说完她自己又后悔了，这个时候伤心的事太多，哪能再提小勇？

“桃花，你能去吗？”见桃花手足无措地蹲在海虹身边，大勇就问桃花。大勇知道，桃花对刘大娘家很熟，又刚与二虎成了亲，一个女的走在路上也不显山露水的，让她去最合适。

“我这就去。”海虹摔伤，桃花心里正难受。她一直在想着，虹姐怎么能摔着呢？为吗摔的不是自己？要是我能替她受这个罪多好。桃花正没头似的胡思乱想着，听大勇问她，她利索地接受了任务。她也想瞅这个机会出去放放心里的怨气。

姜铁匠对桃花说：“再找个人给你做伴儿。”

桃花说：“不用！大白天的，装着走娘家似的就去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要搁平时，柳花、黄英她们就和桃花开起玩笑了。不要装着走娘家，儿媳妇去婆家，就是回自己家，有吗可怕的？婆婆见了儿媳妇，还不笑咪咪地娇啊儿啊地疼着？儿媳妇去请婆婆，肯定也会顺顺溜溜的。可现在海虹在铺上躺着，她们几个都没有心情。

桃花说完，就一个人出洞走了。

洞里静静的，能听见人们不均匀的喘气声。每一个伤员都在受着痛苦的煎熬，都在经受着生命的洗礼。洞的深处，不断传来痛苦的呻吟声和人们小声的说话声。

“你嗷嗷什么，再疼也要忍着点！”朦朦胧胧的灯影里一个伤者在劝另一个伤者。

“我实在忍不住啊！”

“把牙咬紧了！看咱虹姐，都是为了咱才摔成这样的。人家可是一点声音

都没有！”

照耀着几十个脆弱的生命的四五盏马灯，有在灯台里放着的，也有在洞里来回转悠着的。几点幽幽的灯火里，闪烁着蓬勃的希望。这几盏马灯，是从日本人的小石湾仓库里缴获的。这些灯既防风又防水，用它们替换下了原来小勇用鬼子的罐头盒做的几盏简易的油灯。

大勇又在海虹铺边站了一会儿，劝也不是，忙也帮不上，就让柳花带着他到二号洞和三号洞又转了一圈。

二号洞是仓库，靠左首的平台上堆放着粮食。里面的平台很大，一边叠放着一些军装和棉衣，有鬼子的军装，有伪军的军装，有被褥，也有没装外套的棉衣。一个高台上摆放着各类枪支和弹药。大批的棉衣布料，胡团长已经派人拉走了，剩下的都是准备自己用的。洞里人一多，泥鳅的班就全部搬到二号洞里来了。为这事，泥鳅专门给黄英商量过。黄英要在二号洞里安排几个伤员，泥鳅说住进来伤员人来人往不方便，也不安全。他就把自己班里的兄弟集中起来住在二号洞，守护着这些兄弟。

大勇和柳花又来到三号洞。两盏马灯在洞壁上掏出的灯台上放着，红色的灯头儿幽幽地散发着恍恍惚惚的亮光。七八个伤势比较重的兄弟在这里分散躺着，张班长安排两个兄弟在这里守着。伤员中有清醒着的，先前看见桃花慌慌张张地把黄英喊走了，又听见那边乱了一阵，就知道那边又出了事。一个伤员看柳花和梁队长进来，小声问柳花那边出了吗事。

柳花小声对那个伤员说：“没事，你们放心吧。”

为了稳定伤员，黄英早已给她们几个做了交代。在伤员面前，再大的事都要说成小事或者没事。柳花给他们说没事，让他们放心，他们不相信。从伤员进了洞，黄英多数时间都在重伤员这里。黄英从这里出去，到现在也没过来，肯定那边有比这边更大的事。

“没事黄英怎么不过来呢？”另一个伤员声音模糊着说。

“她一会儿就过来，你们少说话，安心养着。”

看到几个伤员对黄英的关切，大勇知道黄英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人在生命垂危时，盼望的就是他们的救星。这些伤员已经把他们的微弱生命寄托在黄英身上了。黄英现在就是他们心中救命的神仙，是他们微弱的生命中活命的稻草。

“你们放心吧，黄英一会儿就来。”大勇也安慰着大家。他往里走了几步，来到渡佐身边蹲下。渡佐感觉着有人来了，慢慢地睁开眼，看见是先前来过的显得平和慈善的梁队长，眼里流露出觉察不到的感激的眼神。

大勇蹲在渡佐铺头上，轻轻抚摸着渡佐头上包着的绷带，小声说：“安心

养伤，你很快就会好的。以后有机会就能回家看妈妈了。”

渡佐挣扎着点了点头。

大勇正和渡佐小声地说着话，听见了暗河下面传来叮叮当当凿石头的声音。他又安慰了渡佐几句，起身出了三号洞。往右走是一号洞，往左是通往暗河的方向。大勇往一号洞看了一眼，转身左拐弯往下走去。柳花也在后面跟了过来。

往前走了百十步，大勇和柳花来到暗河的边上。泥鳅带着三个兄弟，正蹲在河边凿石头。

大勇问：“泥鳅大哥，忙吗呢？”

“梁队长又来了？先前虹姐就是在这里摔着了。都怪我，要早想着凿出几个脚窝子，虹姐就摔不着了。”

四个人都停了鏊子。泥鳅站起来，给大勇说着话。

大勇走到暗河边，用脚试了试水边的石头。暗河的水面有两度多宽，跳跃着的水裹着凉气从上面黑咕隆咚的洞里流过来又哗哗地往下流去。昏暗的灯影下，暗河边酱色的石头上看不见有什么东西。这条暗河，大勇已经进出了好多趟，因为时刻小心着，没在意脚下还这么滑。

“就是，以往怎么就没想到呢？这里先凿着，以后有时间了，下面出洞的几个容易滑人的地方，也多凿几个脚眼。”

泥鳅说：“梁队长放心吧，咱不能让兄弟们在一个地方吃亏。”

正说着话，槐花端了一盆绷带过来。看大勇正和泥鳅说话，就说：“梁大哥在这儿呢？”

“是的，我和泥鳅大哥说说话。”

泥鳅说：“槐花妹，洗东西小心了，已经凿了几个脚窝，小心着点。”

“知道了，泥鳅大哥。你看，这一盆都是虹姐的血布。”槐花小心着来到暗河边，找准了刚凿好的脚窝，慢慢地在水边蹲下来。

柳花问：“槐花，虹姐这会儿吗样了？”

槐花说：“还是那样，一阵一阵地疼。血止住了，黄水还没止住。黄英姐都着急得没法子了！”

柳花说：“就四五里路，桃花已经走了一阵子了。她怎么像母猪下崽似的，咋这么慢呢？”

“柳花，咱这就过去。”桃花走了时间不短了，按说也早该回来了，怎么还没到呢？大勇心里恍恍惚惚老觉得要出事似的，就向泥鳅说：“泥鳅大哥，俺们过去看看，你们先忙着。”

大勇带着柳花原路回来。暗河下面，又传来了泥鳅和几个兄弟叮叮当当

凿石头的声音。

海虹躺在散发着潮湿气味的铺位上。黄英几个人蹲蹲坐坐地围着海虹，她们都没说话。躺着的海虹，脸色蜡黄，头发蓬乱，牙咬得嘴角出了血。黄英不时拿块纱布为海虹擦着。姜铁匠急躁地在海虹铺前乱转圈。

大勇给姜铁匠说：“姜大哥，我去迎迎桃花，怎么还没到呢？”说完，一个人就出了狐仙洞。

2 媳妇请婆婆

柳花嫌桃花走得慢，实在是冤枉桃花了。

桃花出了狐仙洞口，先和几个干活的哥们儿打了个招呼。然后穿过小树林，看了看方向，也不择路，顺着山坡直奔刘家沟而去。要搁以前，她一个人走山路会觉得孤单。这时，她怀揣着海虹的安危，心里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鬼子也杀了，死人也见了，撕心裂肺的事也经历了，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可怕的？她在野草丛中分辨着路眼，不时回避着脚下的乱石块，不断抬头看看刘家沟。西北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一束刘海儿遮住了眼，她把刘海儿往后一捋，胸腔子里荡漾着男子汉们才有的血性，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往前赶路。她恨不得一步就飞到刘家沟，飞到刘大娘家槐树下清静的小院。刘家沟就在眼前，自己怎么就走得这么慢呢！来到刘家沟村口，桃花才站住喘了口气。五里多路，她一气赶了来。虽然没觉得累，倒是出了一身汗。

桃花还没进院子，刘大娘就从敞着的大门看见了。刘大娘在院子里正掐着一把烧炕用的树枝要进屋里。看见桃花来了，她赶紧把树枝放地上，搓着手迎出来。虎子也前蹿后蹦地迎过来，摇着尾巴抱着桃花的脚脖子亲热。

“我孩子，你咋来了？看你热得个样！”看没过门的儿媳妇急急忙忙地赶来了，还出了一头汗，刘大娘就心疼。

“娘！”看见刘大娘迎出来，桃花先拍了一下虎子的头，赶紧地搀住刘大娘的胳膊，急着想把海虹的事说出来。

小勇坟前三对新人成亲的事刘大娘还不知道。桃花见面就喊娘，刘大娘心里可舒坦了。喊就喊呗，早晚都得叫娘，只是喊得没个准备。不论怎么着，也该得有个意思。桃花也是，原来一直叫刘大娘的，第一次改口叫娘，因为心里着急，也没感到不好意思或者别扭。这两天夜里和二虎在一起，娘长娘短的也没少说。

“娘，出事了！”

看桃花着急的样子，刘大娘就说：“花啊，吗事？屋里说！”

刘大娘看院外没人，把大门掩了，领着桃花屋里坐稳了，锅里舀了一碗温开水递给桃花说：“花啊，喝了再说。”

见了刘大娘，桃花急着想把海虹的事说出来。她喊了声娘，接着就急忙

说出事了。听桃花说出事了，刘大娘心里就扑腾起来了。她还惦记着和海虹娘在院子门边说话的事。无意中说的话让人偷听了，就招惹着刘家沟死了八九口子人。桃花说的事，肯定还是队伍里的事。又出事了，吗事？莫不是二虎出事了？要不桃花也不会紧赶着过来。听说出事，刘大娘就没往好事里想。她知道，就是有些不大不小的事，二虎怕她乱操心，一般也不会给她说的。

“花啊，又出吗事了？”刘大娘急不可待。

桃花咕嘟咕嘟喝完水，欠身起来把碗放锅台上又坐回去。说：“娘，虹姐出事了。她怀孕已经八个月，早起在暗河边摔了一跤，下面老是流血流水的。黄英姐也没法子，她和梁队长让我来接你去看看怎么着。”

“这个死妮子，快该生了自己也不知道小心！”刘大娘又问，“虹子现在哪里？”

“她在狐仙洞呢。”

“花啊，咱走，这就走！”刘大娘听了不是二虎出事，心里就清醒了不少。怀孕八个多月摔伤，可是牵着大小两条人命。看起来海虹摔得不轻，要不就不来叫她了。一刻也不能多耽误。

“娘，还收拾点吗东西？”

“不要了，咱家也没值钱的东西。把门掩了，快走！”

刘大娘一个人在刘家沟守着两套院子。自己一个家，海虹家一个院子。一个院子里喂着一只小狗。人走了，小狗会尽心尽力地守着这个穷家破院。

桃花帮着刘大娘收拾了几件衣服，打了个小包袱提着。屋门用个小木棍别上，掩上院门，她搀着刘大娘匆匆地离开了家。虎子从院门下面的缝里挤出来，把桃花娘儿俩送到了村头。

刘大娘看虎子还跟着，就对虎子说：“回去吧，好好看住家！”

虎子好像听懂了似的，立马站住，摇晃着尾巴目送着两个女人走出了十几步，才不情愿地慢慢腾腾扭着屁股扛着尾巴回家了。

冬至刚过，瓦蓝瓦蓝的天上像镜子一样没一片云。地上是冬天，日头上不知道有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快到多半晌午，日头斜挂在头上，耀眼的光刺得桃花睁不开眼。

桃花左肩背着包袱，右手搀着刘大娘的胳膊。娘儿俩并肩低着头躲避着刺眼的日头顺着盘龙河边的大路往鸚鵡岭方向走。出了村口，刘大娘就问二虎的事。桃花给刘大娘说，二虎好好的，让她放心。刘大娘又问海虹怎么就摔着了。

桃花就把前日鬼子夜袭狐仙洞，小勇和菊花牺牲，几个人陪着小勇和菊花在坟上成亲，海虹在狐仙洞摔跤的事，一五一十地给刘大娘说了一遍。刘